

本期封面人物：

常新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雪

本刊记者：常新港老师，是什么吸引着您长期为成长中的青少年写作呀能给我们讲一个在写作中最让你感动的故事吗呀

常新港：很奇怪，我浑身上下系满了少年情结，不知是谁系上去的，一触摸，我忍不住会兴奋，渴望着倾诉。想穿越时空，只有去找那个叫文学的家伙。

去年，我回到生活了十八年的农场，我的青少年岁月都留存在那儿了。在同学的聚会上，我谈到由于父亲被关进牛棚，我经常挨同学打的往事，没想到，有很多人站起来说，我打过你还有一个同学说，常新港，把我写入小说，用真名，怎么咒我都行。那天，我醉得一塌糊涂。

本刊记者：您最近写了哪些作品呀在您以前写的作品中，哪些是您最感到满意的呀

常新港：最近写了两部有关青少年成长的长篇小说，《傻瓜也可爱》和《子弹的呼啸和草地的气息》。

我只能说有些作品是自己喜欢的，比如，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的荒草地》，它令我伤感和心痛。另外，像《麦山的黄昏》、《生命》、《漫画人物和可有可无的尾巴》都是我喜欢的。因为我在不停地变幻着自己，很快乐。魔术师都是长寿的吧呀

本刊记者：能给读者讲一下你小时候的经历吗呀在你的文学道路上，有没有成功的秘诀呀

常新港：我小时候不怎么样，都说我是一个坏蛋。坏蛋这帽子死沉，压了我很多年，我真不知道大人们为什么把如此重的帽子给我戴上。有一次，我家附近的旧房子突然倒塌了，压瘪了十几户人家的便盆，他们竟然都说是我干的，说我天天围着旧房子转。我说，我在旧房子里玩怎么啦呀不在这里玩，我上哪里玩呀一个大人这时说话了：一个孩子不可能把旧房子弄倒，如果他把房子弄倒了，他怎么跑出来的呀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想写一篇东西，名字叫《我不戴帽子》，可是，心里涌起的无边无际的委屈，淹没了那顶帽子。

文学的路上隐藏着许多东西，天赋，痴迷，福音。我们一路走一路拾，没走到头，就老了，一回头，仍旧有许多的人走在这条路上。有一点要交待清楚，这条路上的人全都是步行，没有乘车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李西闽中篇小说

新兵米西（续）……李西闽

常新港中篇小说

子弹的呼啸和草地的气息……常新港

报告文学

请关注他们……张年军

中篇小说

漂泊之旅……晓　晖

天涯游踪

香格里拉遇险记……张之路

成长年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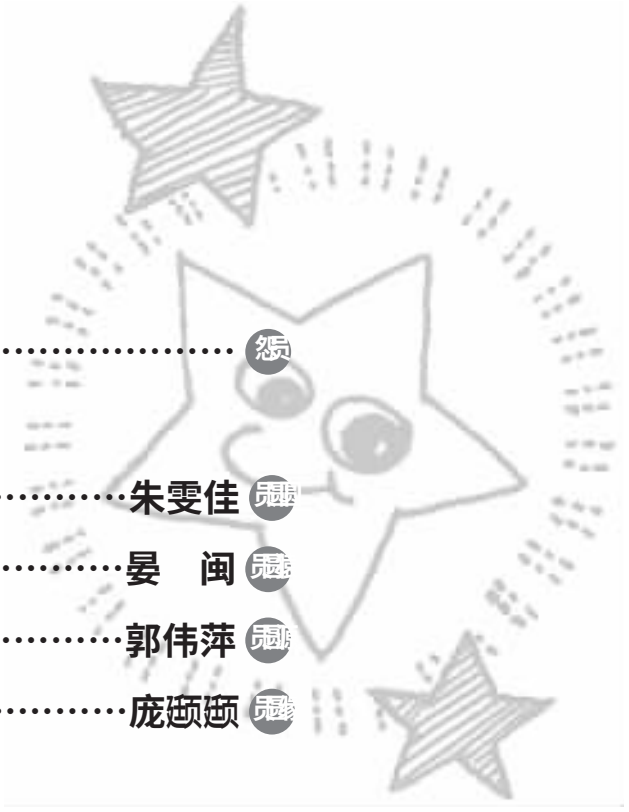
我是女孩……张婴音

主　　编　沈振明
执行主编　朱效文

责任编辑　乐渭琦
美术编辑　侯强华



总第 迟期



读者沙龙……

‘新思维’作文大赛

心愿……朱雯佳

喜事……晏　闽

简爱……郭伟萍

讨厌的“丁零零”……庞颋颋

金草地

四季童年……丘晓雁

梦蝶……王君卓

封面设计……袁银昌

封面人物……常新港

封底摄影……朱效文

巨人2001.3

巨人	圆园员年第 猿期	排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	圆园员年 缘月		电脑排版
编辑	巨人编辑部	印刷	上海三印时报
	穴上海延安西路 员缘愿号		印刷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圆园园缘园雪	刊号	陈杂晕员园远原愿员愿 / 怡晕 猿员原员远猿辕员
主办出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国内总发行	上海市报刊发行局	邮局发行代号	源—缘源
国内订阅	全国各地邮局 穴斯雪	定价	远缘园元

李西闽中篇小说



亲爱的少年朋友，我的中篇小说《新兵米西》在[illegible]年第[illegible]期的《巨人》杂志发表之后，收到了不少少年朋友的来信，这让我十分的感动。有一位叫卓嘎的藏族少年说他读了《新兵米西》之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并希望我把新兵米西的故事讲下去。有这个愿望的少年朋友一定在期待着《新兵米西》的续篇，这不，我又要给少年朋友们讲述新兵米西的故事了。我相信在上海求学的藏族少年卓嘎以及喜欢新兵米西的少年朋友们读完这部小说后，一定会有新的感受，让我们一起走近新兵米西吧。

警卫连的大狼狗

张连长把米西领进警卫连的时候，米西就看见了那条大狼狗。凶猛的大狼狗竖着耳朵，那双警惕的眼睛发出锐利的光芒。大狼狗被一个黑脸老兵牵着。

米西原以为新兵刚从新兵连分到连队，连队会热烈欢迎他们的，没想到，这里没有热烈欢迎的场面，迎接他们的，却是一条虎视眈眈的凶猛的大狼狗。

米西停住了脚步。

他的眼神有些慌乱。说实话，他从小就怕狗。小时候，他被一条大黄狗追得无处可逃，边跑，边泪水飞扬大声惨叫，要不是他当武装部长的父亲恰巧带着民兵打靶归来，父亲一枪结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那条大黄狗的话，他相信他会被那条疯了似的大黄狗撕成碎片。

连长看他停住了脚步，笑了笑，他朝牵着大狼狗的黑脸老兵挥了一下手。

黑脸老兵便把大狼狗放了出来。

那条黑色的大狼狗犹如一道黑色闪电，朝米西他们射过来。

张连长的脸上还是挂着笑。他一点也没有阻止大狼狗的意思。米西的眼中出现了惊恐的神色，一团软绵绵的东西卡在嗓子眼里，他想喊也喊不出来。

就在大狼狗将要逼近米西的时候，米西把背着的背包和提着的行李一扔，扭头朝营门外狂奔起来。大狼狗在他身后直追，像甩不开的尾巴。米西这时真恨爹妈少给他两条腿，他在戈壁滩上狂奔，心里那只小兔儿狂奔乱跳。他真希望当武装部长的父亲拎着手枪出现在前面，一枪把大狼狗击毙，可现在父亲离他太遥远了。

突然，一个趔趄，他摔倒在地上。

狼狗朝他扑了过来。

米西心里惨叫了一声：“完了。”他连一点儿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他闭上了双眼，他相信狼狗不一会就会把他撕成碎片。

等了一会，他没有被狼狗撕碎，相反的，他觉得有谁在轻轻地拉着他的衣袖，好像有谁要把他从地上拉起来。他睁开了眼。他惊讶地看到，那条凶猛的大狼狗此时温驯极了，那眼中暴出的凶光早就无影无踪了。狼狗用嘴巴咬着米西的衣袖，轻轻地扯着，意思是要他起来。

这时，从连队营房走出一群新兵老兵，张连长走在最前面，他们嘻嘻哈哈地朝米西走过来，好像过节那样高兴。

米西气坏了。

他心想，大狼狗那样凶猛地追他，你们也不阻止，还一个一个乐哈哈的，不就是要看他的笑话吧！他心里一生气，躺在那里干脆不起来了！大狼狗见他不起来，就用温暖而湿润的舌头舔他的手背，舔得他心里痒痒的，他在心里骂自己：米西呀米西，你真是个没出息的胆小鬼！

张连长走过来，一把拉起了他，笑着说：“米西，吓坏了吧，还行，没哭就不错了！”说着还不停地拍米西身上的尘土。

米西此时真想流泪，他忍着没让泪水流下来，否则，他真是个没出息的战士了。

大伙就嘻嘻哈哈地簇拥着新兵米西回连队去了。大狼狗摇着尾巴，跟在米西的身后。原来，用大狼狗来欢迎新兵，是警卫连独特的一种仪式。

就这样，新兵米西成了警卫连的一名战士。

刚开始在警卫连的那段日子，新兵米西在老兵的带领下和其他新兵一起学习站岗执勤。新兵米西尽管知道连队的大狼狗不会伤害他，但他还是时刻提防着大狼狗，因为小时候怕狗的记忆一下子是抹不掉的。

很奇怪的是，大狼狗偏偏喜欢靠近他。

他经常在训练之余，坐在操场边休息的时候，那条黑色的大狼狗就会来到他的身边和他亲热。他心里就会“扑咚扑咚”地跳。其实，大狼狗是十分可爱的，那黑色的皮毛油亮油亮的如绸缎一般。他真想伸出手抚摸那缎子般的油亮皮毛，但他不敢。所以，黑脸老兵就会走过来，他对米西说：“米西，别怕，老黑喜欢你咧。”米西勉强地笑笑，可他心里还不是那么的顺当。

这是一条名叫老黑的大狼狗。

黑脸老兵叫老黑还差不多，大狼狗应该有个威风而美丽的名字，比如叫“黑色闪电”什么的。米西常这样想。

连队的官兵们对老黑都出奇地好。

米西不明白一条狗在警卫连里为什么会那样受宠，他想不通的是，老黑的伙食比官兵们的都好，它吃的尽是精细的肉。

米西的疑问很快就有了适当的解释。

一个星期天，基地的大院里走来了两个

《巨人》网站

我希望通过《巨人》结交一些笔友，不管你是谁，请来信吧，不会让你失望的。

上海市新会中学 优希 新会路 [illegible]

花朵般的小女兵。小女兵来到警卫连的营门口，往里探头探脑。

那天刚好是米西在连队门口站岗。他一看到那两个小女兵，脸就红了。但他还是壮着胆子说“你们找谁芽’

两个小女兵的注意力被他吸引过来了，婀娜多姿大大方方地朝他走过来。她们的脸儿红扑扑的，眼中波光荡漾。其中一个小女兵说“你叫米西吧芽’

米西愣了一下：“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那女兵就嘻嘻地笑，笑出了一朵好看的花儿。

另一个女兵也笑了，也笑出了一朵好看的花儿“谁不知道米西呀，米西是我们基地大名鼎鼎的小男孩嘛。”

米西的脸成了一块红布。

他说“你们找谁芽’

女兵说“找你呗迷’

另一个女兵说“对呀，找你呀。”

米西说“找我干什么芽’

女兵说“让你叫我们一声姐姐。”

另一个女兵笑弯了腰。

米西气坏了。

但他不知怎样收拾这两个淘气的小女兵，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可真是气坏了。要不是黑脸老兵牵着大狼狗出来解了他的围，他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两个小女兵一看到黑脸老兵牵着大狼狗出来，马上就撇下了米西。她们朝黑脸老兵和大狼狗走去。

黑脸老兵说“又来看老黑了芽’

她们清脆地回答“哎迷’

老黑和她们异常的亲热。

她们一个搂着老黑的脖子，把脸儿贴在老黑的脸上磨蹭着，另一个则抚摸着老黑身上的皮毛，亲昵地说“老黑，想死你了。”

米西看着她们和狗亲热的样子，心里有点儿妒嫉。

黑脸老兵则站在一边，微笑着看她们和狗儿亲热。

她们和狗亲热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就依依不舍地走了。走时，还递给黑脸老兵一包东西。她们还和米西告别“米西，下次我们来，一定要叫我们一声姐姐哟，可爱的小米西。”

黑脸老兵笑了。

黑脸老兵告诉米西，那包东西是上好的精肉，是那两个女兵给老黑的礼物，这两个小女兵常抽时间来看老黑，每次来，都要给老黑带来礼物。

米西觉得奇怪极了。

当黑脸老兵给米西讲了一个故事之后，米西才明白小女兵和老黑的感情，才明白官兵们为什么对老黑那么好。

老黑救过那两个小女兵的命选

那是一个夏天。

戈壁滩上丛丛簇簇的骆驼草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一个周末，两个小女兵走进了大戈壁。她们听说，在茫茫无际的戈壁滩的尽头，有一片盛开着各种花儿的原野。她们心动了，为了那些在戈壁滩上长年见不到的花儿，她们走进了戈壁的深处，去寻找她们梦中向往的花朵。没想到，她们迷路了。她们在茫茫的大戈壁上迷路了。这两个又饥又渴的小女兵的哭声随风飘散，没有人能听见她们的哭声，满天的星星无言地注视着无助的她们，显得束手无策。她们没有找到鲜花，死亡的阴影却笼罩着她们。这个夜里，只要来一场大风沙，她们就再也走不出这片戈壁了，沙丘会无情地把她们娇弱的生命淹没。就在她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她们听到了一声狗叫。那是老黑的叫声。老黑在星光下朝她们奔了过来。她们一下子兴奋极了，站起来，也朝老黑奔了过去。两个小女兵不见了，这在基地里可是天大的事儿，事情报到了基地司令那里，基地司令马上派警卫连的官兵去寻找她们。在茫茫的戈壁滩上找

《巨人》网站

我是《巨人》忠实的老读者，阅读《巨人》已第 缘个年头了。我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一颗像作家一样的脑袋芽

上海市新会中学　刘言午

两个小女兵，无疑是大海捞针，要不是老黑，那两个小女兵的踪影根本就无法发现。老黑把她们带到了前来寻找的警卫连官兵的面前。那两个小女兵看到了战友们，幸福地哭了。她们或许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那条机灵的大狼狗老黑。

米西听完黑脸老兵的叙述，对老黑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他知道了为什么连队的官兵会那样对待老黑，他们已经不再把老黑当成一条狼狗，而是把老黑当成了自己亲密无间的战友了。

米西渐渐地和老黑亲近起来了。

他会像那个小女兵一样抱着老黑的脖子和老黑脸贴着脸地亲昵，他也会用手抚摸老黑绸缎般的皮毛，充满了爱心。

警卫连的官兵们还可以看到米西和老黑在戈壁上追逐嬉闹的情景。

张连长看到这情景，便会笑着说："这孩子，出息了。"

你以为你是谁

米西第一次被派到基地大院门口的哨位上站岗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自豪感。他紧握着冲锋枪站在哨位上，像一棵挺拔的小白杨。那天，阳光灿烂。米西心想，自己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警卫战士了。

米西神色庄重地站在岗位上，俨然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卫兵了。他知道，卫兵的责任重大。在大门口出入的官兵都要向他敬礼。

这天，一辆黑色的桑塔那车开到了大门口。

这是基地司令的车，一看车牌号就知道了。米西赶紧对着首长的车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小车"嘎"地停在了哨位的跟前。

从车里走下来一位将军。

米西心里"扑咚"、"扑咚"地跳着，他认识基地司令，基地司令曾在他新兵连立功时给他戴过三等功的军功章呢。将军是个和蔼而又威严的人。他来到米西面前。

米西又敬了个礼："首长好！"

基地司令笑了："米西，上岗啦！好样的，好好干，将来一定能当个军官！"

听了将军的话，米西心里流过一股暖流。他不单要当个军官，还要当个将军咧！

将军鼓励了他几句就上车走了。

米西心里激动极了。

一个兵走过来，问米西："米西，司令员和你说什么了？"

米西说："没什么。"

那兵有些妒嫉，嘟哝了一声就走了。

米西的脸上漾着一股子微笑，那是幸福的微笑。

正当米西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时，走过来两个歪戴军帽，风纪扣也没扣的兵。那两个兵嘴里还叼着香烟，吊儿郎当的样子。米西虽说是新兵，对大院里兵的事情还是略知一二的，这两个兵是基地大院里有名的捣蛋兵，成天军容不整，还喜欢打架，总是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谁也惹不起的架势。

这两个捣蛋兵出营门去干什么？这点儿米西似乎管不着，但他有权管他们的军容风纪。那两个兵正要走出大门，米西大声说："你们站住！"

米西的眼中暴出一股强烈的光芒。

米西的话惹恼了那两个捣蛋兵。

高个子兵气势汹汹地朝他走过来，矮个子兵跟在他身后，也气势汹汹的样子。

高个子兵说："喂，你刚才说什么？"

米西说："我让你们站住！"

高个子兵说："你凭什么让我们站住！"

米西说："我是卫兵，你们的风纪扣没扣好，帽子没戴端正，还边走路边抽烟，违反了军容风纪。"

高个子兵哈哈笑了："你管得还真宽呀，小鸡巴崽子！"

矮个子兵说："你就是那个米西吧，你以



中篇小说《我想有个哥哥》中的贝妮和文怡写得栩栩如生，惹得我们争着要以她们的名字做笔名。

上海延安中学东校初预（2）班 杜婷婷 许荣蓉

为你是谁谖’

“我是卫兵谖米西大声说。

高个子兵威胁道：“你别神气，小心我们揍你谖’

矮个子兵也说：“我们把你揍得趴在地上起不来。”

米西心中一点也不惧怕，他虽然知道这两个通信连的捣蛋兵是惹不起的主，但他一点儿也不惧怕，相反地，他的内心有股豪气在升起来，从心里直达颅顶。

米西说：“你们赶快把风纪扣扣好，把帽子戴正，把烟灭掉谖’

高个子兵往米西脸上吐了口烟。

矮个子兵说：“我们要是不呢芽’

米西正气凛然地说：“我已经警告过你们了，你们再不改正，我就要采取措施了。”

他们俩嘻嘻笑着：“你能怎么样。”

米西生气了。

他拿起岗楼里的电话，接通了值班室。

值班干部问：“哪里芽’

米西说：“我是门岗站岗的米西，这里有两个战士在捣乱。”

值班干部说：“好，我马上出来。”

高个子兵说：“小米西，你有种谖’

矮个子兵说：“你小心点谖’

说完，他们俩就想溜。

米西说：“别走谖’

他们迟疑了一下，站住了：“不走就不走谖你以为我们怕什么来着谖’

这时，值班干部走了过来。

值班干部一看那两个兵就说：“又是你们，什么事都跟你们有关，跟我到值班室去谖’

那两个兵虽说捣蛋，但还是慑于值班干部的威严，他们恶狠狠地盯了米西一眼，只好悻悻地跟值班干部进了值班室。

米西还是笔挺地站在哨位上，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那天晚上晚点名的时候，连长表扬了米西，他表扬米西忠于职守，敢于和不良习气作斗争，并且要全连的战士向他学习。连长表扬米西的时候，他把头抬得高高的，一副高傲的小公鸡的模样，他心里头乐着咧选

点完名，回到班里，班长王大贵对米西说：“米西，你做得对，可你真要小心点，通信连那两个小子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过，你别怕，他们要敢对你怎么样，我王大贵饶不了他们谖’

米西对班长说：“班长，我才不怕咧谖’

其实，米西心里还真有点儿怕。

站在岗位上时他不怕，在连队时他不怕，可他单独在基地大院里走时，他还真怕碰见那两个兵。一次，米西到基地的军人服务社买香皂，一出门就碰见了那两个兵。高个子兵故意用肩膀使劲地撞了他一下。米西被他撞了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米西忍着痛，匆匆地走了。矮个子兵在他后面扬言：“小米西，你要记住，有你好瞧的谖’

米西的确有些害怕了，他不敢一个人往营区里跑了。但不可能每次都有人陪着他呀。他想了许多对付那两个兵的办法，可没有一个办法是他自己满意的。

米西真是伤透了脑筋，提心吊胆的。

那样过了一段时间，米西以为他们俩会把事情忘了，因为他心中对那事也已经淡了，他也就渐渐地把心放回了原处。

那个周末，米西来到黑脸老兵面前，对黑脸老兵说：“我想带老黑出去溜溜。”

老黑对米西不停地摇着尾巴。

黑脸老兵把狗绳递给了米西。

米西高兴极了，他喜爱和老黑在一起玩了，只要没事，他就会带老黑到营房外的戈壁滩上去玩儿。

米西兴冲冲地牵着老黑出了营门。

米西就和老黑在空旷的戈壁滩上嬉闹着。

米西把拴狗的皮带解开了，狗在戈壁滩上自如地奔跑着，米西也在戈壁滩上自如地

亲爱的读者，欢迎你们给“巨人网站”投稿，用一两句话写出你的感受、希望和梦想，抒发喜怒哀乐。

巨人编辑部

《巨人》网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奔跑着。

米西把自己的一只解放鞋埋在一个沙丘底下，然后让老黑去找。老黑犹如一道黑色闪电朝沙丘的方向射出去。老黑在沙丘前停了下来，它左嗅嗅，右嗅嗅，在埋解放鞋的位置，用两条前爪使劲地扒开了沙子，露出了那只解放鞋，老黑用嘴叼起那只解放鞋，飞快地回到了米西面前。

米西抚摸着老黑的头说“老黑，你太好了，老黑，我爱你。”

老黑伏在米西面前，温驯极了，它的双眼似乎有水在流动。

米西和老黑好像都玩累了。

米西躺在戈壁滩上，望着湛蓝的天，心中产生了无限的遐想。老黑伏在他面前，也看着湛蓝的天，似乎也产生了无限的遐想。

就在米西望着蓝天想入非非的时候，他突然被人踢了一脚：



“臭小子，起来！你还挺悠闲的嘛！”

米西抬头一看，是那两个通信连的捣蛋兵。

米西腾地站起来“你们想干什么？”

他说话的声音挺大，但心里的恐惧感油然而生。老黑也站了起来，它在米西的身后，不动声色地望着那两个兵。老黑有个特点，它对穿军装的人是不会轻易攻击的，除非有命令。米西盯着那两个捣蛋兵，心里七上八下地打着鼓。

矮个子兵说“小东西，终于被我们抓住机会了吧，今天看你往哪儿跑？”

高个子兵装出一副像电影中反派角色那样狰狞的样子“米西，你完了，落到我们的手中，看你还能活着回去！”

米西说“你们想干什么？”

他说这话的时候明显地有点儿颤抖了。

高个子兵说“你还不明白，今天，我们要好好收拾你，让你服！”

矮个子兵说“你只要跪下来，对着我们磕一个头，然后说

一声“我服了’,我们就饶了你,否则……”

高个子兵配合矮个子兵的话在米西面前晃了晃他粗大的拳头。

米西心想,我凭什么给你们下跪。

矮个子兵说:“喂,小东西,你听见我说的话没有芽’

米西说“我不跪选’

高个子兵说:“你这臭小子还挺倔的嘛,我再问你一遍,你跪不跪选’

米西说“不跪选’

矮个子兵说“我看你是真的欠揍了选’

矮个子兵说完就朝米西的胸脯上擂了一记老拳。米西根本就没有招架,那一拳打得米西的心脏跳了几跳。米西慌忙往后一退。两个兵鹰一样朝他扑了过去。米西急中生智,大叫了一声“老黑,上选’

那两个兵忽视了米西身后的老黑,老黑朝他们猛扑过去。矮个子兵一看凶猛的老黑,吓得掉头狂奔而去。高个子兵反应慢了半拍,老黑咬住了他的衣袖。

高个子兵怎么也甩不开老黑,吓得他怪叫着。

看着高个子兵的丑态,米西乐得哈哈大笑,他边笑边说“看你还欺负人不选’

高个子兵求饶了:“米西,你快让狗放了我吧,我再也不欺负你了。”

米西一本正经地说:“你保证以后再也不吊儿郎当了,保证以后当个好兵,我就让老黑放了你选’

高个子兵软了:“米西,我向你保证,以后我再也不欺负你了,再也不吊儿郎当了,我保证以后做一个遵守纪律的好战士。”

米西乐了。

他对老黑说“老黑,放了他选’

老黑马上就放了高个子兵。

高个子兵马上狂奔而去,他也许吓坏了。

米西在他的后面大声说:“你们记着,一定要按照你们保证的去做,不然,我见你们一次就让老黑咬你们一次选’

米西牵着老黑往回走时,俨然是位得胜的将军。

一天夜里,米西突然听到了老黑的狂吠,米西来到操场上,看到老黑对着围墙外狂吠,他的脚下有一个馒头。

老黑一看米西出来之后,就不吠了。

米西捡起了那个馒头。

他知道,连队是没有人给老黑喂馒头的。这馒头里肯定有鬼,聪明的米西一下猜到了什么。

他抚摸着老黑的头,对老黑说:“老黑,没事的,没事的。”

老黑似乎明白了米西的意思,它不叫唤了。

米西回到班里,把馒头藏了起来。

第二天,他悄悄地来到无人的地方,掰开了那个馒头,他发现馒头里面夹着一些黑色的粉末,他立即明白了,那黑色粉末是有剧毒的耗子药。

心多么黑呀,想毒死老黑。

可老黑并不是一条普通的狗哇选

米西气坏了。

他牵着老黑,拿着那个馒头,朝通信连走去。

来到通信连门口,米西就把馒头放在老黑的鼻子上嗅了嗅,老黑就蹿进了通信连。米西在门口不动声色地看老黑行动。

不一会,他就听到了惨叫:“老黑,放开我,放开我选’

米西这才大模大样地走进了通信连。

老黑咬住的就是那高个子兵。

老黑把高个子兵咬住了,惊动了通信连的官兵。

通信连连长也出来了。

通信连连长和警卫连的张连长是好友,他认识米西,当然对老黑也是知根知底的啦。他对米西说“米西,快让老黑放了小李,有话好好说嘛。”

米西就对老黑说“老黑,放了他吧选’

《巨人》网站

我不大喜欢订阅书刊,但自从《巨人》在我眼前出现之后,真有相逢恨晚之感,便下决心要成为它的忠实读者。

上海市龙华中学初二(3)班 林立群

老黑松了口，围着米西直摇尾巴。

米西把那馒头递给了通信连连长：“他想毒死老黑。”

通信连连长的脸黑了下来，厉声问小李：“有这么回事芽’

小李脸红得像一块红布，他低下了头。

通信连连长怒喝道：“你怎么尽干些这样的事，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谖’

米西对小李说：“那天你的保证还有效，如果你不想被老黑咬，你就得按保证的话去做。”

说完，米西牵着老黑和通信连连长告辞走了。

米西知道，通信连连长不会轻易饶了高个子兵的，他不想这样做，但他要给高个子兵一个教训。

米西那天刚下岗，高个子兵和矮个子兵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他们来到米西跟前，对米西说：“米西，我们交个朋友好么芽’

米西乐了。

他痛快地说：“行谖’

高个子兵和矮个子兵也乐了。

老鼠尾巴的故事

戈壁滩上有种小老鼠叫黑腺鼠，这种老鼠的脊背上有一条黑色的道道。黑腺鼠是戈壁部队官兵的天敌。因为黑腺鼠身上带着鼠疫的病毒。这种老鼠爬过的地方就有可能留下鼠疫的病毒，许多战士被这种病毒夺去了生命。鼠疫在戈壁兵营里被称为“出血热”。一提到出血热，官兵们心有余悸，当然，对老鼠就恨之入骨了。

黑腺鼠一般在季节交换的时候传播病毒，因此，每当春夏之交或者秋冬之交的时候，基地就要进行大规模的灭鼠活动。

这不，基地的灭鼠活动又开始了。猿天时间，全基地上上下下消灭老鼠。那情景挺热闹的，官兵们四处搜寻老鼠。基地有个规定，哪个连队打的老鼠多，就有奖励可以评为“灭鼠标兵连队”。评比的时候，哪个单位上交的老鼠尾巴多，哪个连队就是优胜者。

警卫连历年来都是基地的“灭鼠标兵连队”，他们当然想长期保住这个光荣的称号喽。

在灭鼠活动开始前，张连长把全连官兵集合起来开了个灭鼠动员会。张连长在动员会上声音洪亮地对大家说，今年的灭鼠活动和往年不一样，因为今年是全国性的爱国卫生年，要把灭鼠活动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他的话极具煽动力，把全连官兵的士气提高到了极点。连队规定，每个排最少要上交 猿园条老鼠尾巴，每个班最少要上交 员园条老鼠尾巴，每个战士最少要上交 员条老鼠尾巴。

张连长动员完事之后，灭鼠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其实，通过每年两次的灭鼠活动，营区里的老鼠已经成了珍稀动物，猿天之内，每人要交上 员条老鼠尾巴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事了。特别是对于没有抓老鼠经验的米西而言，那更是难上加难。

第一天，米西一无所获。

米西拿着一根铁条，口上戴着口罩，手上戴着手套，全副武装地在营房里里外外的细小角落里翻来覆去地寻找老鼠。连队的战士们似乎谁也顾不上谁，大伙儿一个一个忙得不亦乐乎。米西有些孤单和无助。他硬着头皮寻找着老鼠的踪影。那时，他真希望自己变成一只猫，一只凶猛无比能闻到老鼠味儿从老鼠洞里把老鼠抓出来的猫。想像自己变成一只猫的时候，米西有种快感，他仿佛听到无数只老鼠的一片求饶的声音，他心里对那些虚幻中的老鼠说：“臭老鼠们，你们乖乖地受死吧，我是绝对饶不了你们这些害人精的谖”当米西从虚幻回到现实之中，他暗暗地叫苦。整整一天下来，他连一根老鼠的毛都没有见到。一天很快就过去了，米西垂头



提一个小小的建议，能不能把两个月收到一期《巨人》改成一个月收到一期芽
上海延安中学东校初预 猿园班 杜婷婷 许荣蓉

丧气沮丧极了。晚饭他一口都没吃。班长见他无精打采的样子，对他说：“米西，不要紧的，还有两天时间呢，来得及的，明天好好找就行了。”米西知道班长王大贵是安慰自己，但他还是希望明天有奇迹会发生。

第二天，米西还是一无所获。

就在昨天晚上，班长王大贵告诉了米西一个抓老鼠的诀窍，那就是怎样找老鼠洞。如果老鼠洞口有老鼠爬过的新鲜的痕迹，那么，这个洞里一定会有老鼠的。但班长王大贵忽略了告诉米西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把深不可测的老鼠洞里的老鼠弄出来。

是的，米西的确在围墙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老鼠洞。

看到那个圆圆的小黑洞，米西惊喜极了。

他把铁条往洞里使劲地捅着。

铁条马上就碰到了障碍，铁条捅到一半就插不下去了。老鼠洞也会拐弯的。米西相信，这个老鼠洞里肯定有老鼠，说不准还不止一只老鼠呢。

铁条是捅不出老鼠来的。

怎么办芽

他想到了水。

他真想到炊事班里打一脸盆水来灌进老鼠洞里去。可他不敢。戈壁滩上水比油还金贵，他不可能用比油还金贵的水去冲老鼠洞的，如果那样，即使连长他们不狠狠地批他，他也会深深自责的。每天早上洗脸的那一丁点水，他们都要留到晚上洗脚，碰到缺水月的时候，口渴是十分平常的事情。水冲老鼠洞的念头很快就被米西放弃了。

米西对老鼠洞一筹莫展。

该死的老鼠选

他真想去找班长王大贵，问他如何才能让老鼠从洞里钻出来，但他不敢去，他怕班长用手指指着他的脑门说：“米西，你真是个傻蛋，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不出来。”傻蛋这个词似乎是班长王大贵的专用词了，只要你有什么做得不对，他就会把傻蛋这个词毫不犹豫地按在你的脑门上，让你脸红心跳的，仿佛你就是天下最笨的那个倒楣蛋了。

米西只好望着那个老鼠洞无可奈何。

米西就那样焦虑地守着那个老鼠洞到天黑。

晚上，班里的兵们兴高采烈的，因为他们的战绩都不错，唯独米西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低着头，脸一阵红一阵白，心里像猫抓一样难受。

班长王大贵发现了角落里难过的米西，他走了过去，对米西说：“米西，不要紧的，明天还有一天呢。”

米西真想放声大哭一场，明天，明天会有奇迹出现么芽

米西是个要强的战士，他不能拖全班的后腿，他不能拖全连的后腿，要是因为他影响了连队夺标，那他还有什么脸见人，不如一头撞在老鼠洞里算了。

米西对班长说：“我真笨选”

班长王长贵乐了：“米西，谁说你笨了，并不是说你捉不到老鼠你就笨吧，没啥，明天你一定能完成任务的，我相信你选”

米西的心头涌上一股热流，班长王长贵的那一句“我相信你”让他心里暖烘烘的，他望着班长王长贵，点了点头。

这个晚上米西没有入睡。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要是一条老鼠尾巴都弄不到，那多么丢人哪，他以后怎么进步呢芽他在铺板上翻来覆去的，烙饼一般。

等大伙都进入了梦乡，他才蹑手蹑脚地爬了起来。

他走出门，他看到圆圆的戈壁月明亮地挂在天上。借着月色，米西来到了那个老鼠洞的面前。他想，老鼠洞里的老鼠肯定会在晚上出来的。

他蹲在那里，手中拿着铁条，等着老鼠的出现。

一阵风吹来，月亮似乎被吹得摇摇晃

《巨人》网站

每当捧起《巨人》，我就忘记了平时学习的烦恼，静下心来，无忧无虑地看书，每次总觉得意犹未尽。

一个喜爱《巨人》杂志的初中生 黄佚刍



晃，月光也冰凉起来。米西觉得冷，但他坚守在老鼠洞面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鼠洞。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米西在月光下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他醒来时，已经在班里的铺板上了，他怎么也记不起来，是谁把他弄回班里的。

第三天，米西还是一无所获。

第三天晚上，全连的战士们把老鼠尾巴交到了连部。

班长王长贵从连部回来很高兴，他说，我们班交的老鼠尾巴最多了。他看了看满脸通红异常窘迫的米西，便笑着拍了拍米西的肩膀："米西，没什么，你已经尽力了。"

班长的话是诚恳的，可米西的心更难受了。他觉得自己真没用，他真想找一个地方大哭一场。

天蒙蒙亮，米西就起了床。

他一出门，就看到了大狼狗老黑。

老黑冲他直摇尾巴。

米西心里挺难过的，这三天为了找老鼠，竟然忘了和老黑亲热了。他走过去，蹲下来，抱着老黑的脖子亲热着。

老黑温驯地任他抚摸。

不一会，老黑冲米西低吠了一声。

然后老黑箭一般冲出了营房门。

米西跟着老黑跑了出去。

老黑在戈壁上的一个沙丘边上停了下来，回头看着追上来的米西，直摇尾巴。

米西说："老黑，你为什么把我领到这里来呢？"

老黑呜咽了一声，两条前腿便在沙丘上刨了起来。

米西惊奇地发现，沙丘里埋着一堆死老鼠，那些老鼠的尾巴都没有被剪掉。

米西看着老黑，眼睛湿了。

慰问演出

听说军区歌舞团要到戈壁滩上慰问演出，基地的士兵们到处奔走相告，他们的脸

上洋溢着节日的喜悦。

米西也挺兴奋的。

他问班长王长贵：“班长，以前，军区歌舞团来基地演出过么芽’

王长贵摇了摇头：“不太清楚，反正，我当了 猿年兵了，没见过什么歌舞团来我们这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演过什么。”

米西说：“真的芽’

王长贵说：“我骗你做什么。”

米西说：“我的运气真好，刚当兵不久就赶上了。”

王长贵说：“可不。听说这次来演出的有严芳呐。”

米西问：“严芳是谁芽’

王长贵刮了一下米西的鼻子：“傻蛋，严芳都不知道。她是我们军区大名鼎鼎的大歌星嘛，全军区上上下下有谁不知道她的芽她还在去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唱过歌呢，她可是我们军区的骄傲，嗨选谁要能像严芳那样，那可美死啦选’

王长贵说着说着，满脸呈现出陶醉的样子，眼中跳跃着希望的火苗。

米西也陶醉了。

不简单选严芳不简单，想想，能到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唱歌的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呀选还有不简单的是，严芳要来为基地的官兵们演唱了，能够亲临现场，听这么不简单的大歌星演唱，这本身就够不简单的了。

米西在一个中午到基地邮电所给家里打电话时，那说话的语气也够不简单的。

他对妈妈说：“妈，你听说过严芳么芽’

妈妈在很远的电话线的那头问：“严芳是谁芽’

米西本来想说妈妈傻蛋的，但他不能对妈妈那样说，他说：“妈妈，你好笨，连严芳都不知道。”

妈妈笑了：“傻儿子，天下那么多人，妈妈怎么可能都知道呢芽’

米西说：“妈妈，别人你不知道倒可以原谅，严芳你要不知道，那就不应该了。”

妈妈说：“儿子，你说说看，怎么不知道严芳就不对了。”

米西说：“严芳是我们军区最有名的大歌星呢，妈妈，你看过去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么，就是唱那首《戈壁红柳》的严芳呀。”

妈妈：“哦——”

米西说：“妈妈，你知道么，严芳要到我们部队慰问演出了。”

妈妈说：“是么芽’

米西说：“那还用问。”

妈妈说：“那你好好听她唱歌吧。”

米西说：“那当然。”

……

打完电话，米西就开始等待军区歌舞团的到来，等待着严芳的到来。在等待的过程中，米西和战友们一样，心都是悬着的，他们害怕军区歌舞团不能如期而至，或者改变了主意。每天，米西都要偷偷地打电话问机关的战友，他们什么时候来，机关的战友每次回答都模棱两可的，这让米西心里很是不安。

一天早上，米西在基地大门口的哨位上站岗，他看到基地电影队的几个兵拿着大幅的横幅从里面走了出来。

米西眼睛一亮，要不是在哨位上要保持哨兵的威严，他肯定会跑过去问他们，为什么大清早到大门口来挂横幅。

米西不一会就看着他们把横幅挂了起来。

横幅上的字让米西的心都快跳出来了，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军区歌舞团莅临我部慰问演出。”

米西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基地的官兵们也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米西一下岗，赶紧跑回连队，大声地说：“歌舞团要来啦，歌舞团要来啦选’

大伙都朝活蹦乱跳的米西笑，他们一点



新的一年里，我的功课又加重了，竞争更加激烈。妈妈决定停我一年的杂志。我只好填‘民意测验’表，来和《巨人》告别。

忠实读者 河南省登封市直一初中三六班 李耀辉

惊奇的样子都没有。

米西怪怪地说："我说的可是真的。"

大伙还是笑。

这时，班长王长贵走过来，笑着对米西说："傻蛋，我们知道了，刚才连队集合时，连长宣布了这个消息。"

米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已经知道了，已经高兴过了，自己成了马后炮，他摸了摸后脑勺，傻笑起来。

果然，军区歌舞团的人马在中午时分开进了基地。当天晚上，歌舞团就要在基地的大礼堂里为官兵们进行慰问演出，他们只在基地逗留一天半，第二天中午就要出发到另外一个部队去进行慰问演出。

米西觉得那天过得特别缓慢。

到了傍晚，连队的官兵在操场上集合了。

连长说，连队的干部和骨干去把各个哨位的战士换下来看演出，其他同志由指导员带队去看演出。

连长宣布完就解散了部队。

王长贵满脸不高兴的样子。

他回到班里，把一个脸盆踢得叮当作响，他骂了声什么，班里的兵们大气不敢吭一声，他们知道，班长王长贵心里有气。是呀，他也日盼夜盼地等待歌舞团的到来，可如今，他去不了了，却要替别人站岗。

米西看着班长王长贵气呼呼地坐在那里抽闷烟，心里也十分难受。

王长贵这几天一直在念叨严芳。

严芳在他的嘴边都快煮熟了。

他要听不上严芳的演唱，他会遗憾终生的，他今年秋天就要复员回老家农村了，说不准，他一生也不能亲临现场听他所喜爱的严芳演唱了。

米西坐到王长贵的旁边。

"一边去！"王长贵没好气地说。

"班长，我有个想法。"米西说。

王长贵盯了他一眼："有屁就放！"

米西咬了咬牙，说："班长，晚上你去看演出吧，我来替你站岗！"

其实，米西心里可矛盾了，他说出这话是心中两个自我拼命打架之后，另一个自我战胜本身的自我之后的结果。他的话一出口，班里的兵们眼光齐刷刷地看着他。班长王长贵也用惊讶的目光看着他。

他笑了笑："没什么，我这个人从小就不爱听人唱歌的。"

有人低声说："米西睁着眼睛说瞎话，他平常最喜欢听歌了。"

米西说："班长，你要觉得不好向连长交待的话，我去找连长说。真的，我不爱听歌。"

王长贵没有说话。

米西就出了门，朝连部走去。

连长和指导员正在说着什么。

米西在连部门口大声喊了声："报告！"

连长说："进来。"

米西昂首挺胸地走进了连部。

连长问："小米西，有什么事？"

米西说："连长，我有一个请求。"

连长笑了："说吧。"

米西说："我想让班长去看演出，我替他在门岗站哨。"

"什么？"连长不相信米西的话，谁不想看演出呀，说实话，可能的话，他张连长也不会放弃看演出的机会，谁让他是一连之长呢。

米西沉着地说："我想让班长去看演出，我替他在门岗站哨。"

指导员一本正经地问："是王长贵让你来说的么？"

米西摇了摇头："不，是我自己的主意。"

连长笑着问他："为什么？"

米西说："班长当了 猿年兵，从没看过演出，他今年秋天就要复员了，如果这次机会失去了，恐怕他就再也看不到严芳唱歌了，要知道，班长是多么喜欢听严芳的歌。"

指导员说："不行！"

米西急了："连长，指导员，我求求你们



我是一个 岁的大男孩，与《巨人》结友 余年了。我深深地爱上了《巨人》，我身边的许多同学也迷上了《巨人》。它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湖北省大悟二中三 班 李太清

了，就给班长一次机会吧，我是新兵，我的机会还有很多很多。”

指导员说：“可他是班长呀！”

米西说：“不管怎样，我都要替班长站这班岗，我求求你们了！”

连长沉思了一会说：“米西，你先回去吧，我和指导员商量一下再说。”

米西只好离开了连部。

他一回到班里，班长王长贵正准备到基地大门口去替换别人站岗了。

米西说：“班长，让我去吧。”

王长贵这时平静了，他笑着说：“米西，你去看吧，哎，我不要紧的。况且，我也不是真那么喜欢严芳的歌，你去和我去一个样的。”

米西坚决地说：“不，班长，你的岗我给你站定了。”

他们正争执不下，连长来了。

连长对王长贵说：“王班长，你就让米西去站岗吧，难得他有这样一片心意。”

王长贵：“这——”

米西高兴得跳起来。

其实，米西并不是那么的高兴，他心里有一丝莫名的遗憾。

所以，当他站在岗位上时，他的耳朵尖尖地竖起来，听不远处大礼堂里传来的歌声，他的心尖一颤一颤地有些难过。

正当他难过的时候，他看到了老黑。

老黑走过来，坐在他脚边，陪他一起度过了漫长而又短暂的两个小时。

送　　礼

一天，被分到汽车连的杨瑞来警卫连找米西玩。杨瑞胖了。米西说：“杨瑞，你以后该少吃点了，否则就会变成猪了。”说完，米西自个儿乐。杨瑞看着小米西，也乐了：“要是真变成一头猪该有多好，什么也不用干，一天到晚吃和睡就行了，那多享福哪！”米西说：“去，你这思想可要不得哟！”杨瑞擂了米西一拳：“我才不愿意做猪咧，喂肥了就要被宰了。”米西哈哈大笑。

笑完之后，杨瑞一本正经地对米西说：“你听说了没有，基地马上要办补习班了。”

米西问：“什么补习班呀？”

杨瑞说：“你每天学习什么呀？”

米西说：“文化呀！”

杨瑞说：“对了，就是文化补习班呀！”

米西问：“为什么要办文化补习班呀？”

杨瑞说：“基地每年都要举办一期文化补习班的，就是把基地优秀的报考军校的战士集中在一起补习，然后参加全军统考。”

米西眼睛亮了：“真的呀？”

杨瑞说：“骗你是小狗！”

米西说：“你说，我能进补习班么呀？”

杨瑞说：“我说没问题，你在新兵连就立过功，况且你的表现那么好，张连长对你又不错，你应该没问题的。”

米西说：“我要上军校！”

杨瑞鼓励他：“好好学习吧，你一定能上军校的！”

米西自信地点了点头。

杨瑞走了之后，米西把班长王长贵拉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米西的神神秘秘的举动让王长贵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问米西：“米西，你想干什么呀？”

米西摸了摸后脑勺，满脸羞涩的样子，他欲言又止。

王长贵说：“米西，你平素可不是个扭扭捏捏的人哪，你想干什么就快说吧，我都快急死了！”

米西说：“班长，基地是不是要办文化补习班呀？”

王长贵吐出了一口气：“这有什么神秘的，基地每年都要办的。”

米西说：“那，那我能去么？”

王长贵看着他：“这我不清楚，每年去基地文化补习班学习的苗子都是连长指导员

《巨人》网站
我从上视的纪录片里认识了《巨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买了一本，看完后就上了瘾。很想通过《巨人》结交一些高年龄的笔友。
上海市杨浦区龙江路 [illegibl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